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二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正蒙初義卷二

邳州知州王植撰

參兩篇第二

大全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二節首七節皆論天地之道日

○質本陰以下七節皆言日月之行陽之德四節皆

言陰陽之理火日外光四節言五行與水火之質

性篇中推論天道皆與渾天説合惟地氣乘機之說與先儒所論稍異天道難測姑備一說可耳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

而可見者十一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補注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也

高注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兩而成形故地數兩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故天數三男女兼人物言

補訓形質為法理氣為性

李注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閒隔處也蓋太極雖不雜乎陰陽而實不離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為三哉

其後胡氏之學有所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動對之靜朱子以為如此則是三角底太極者意其源流於此也

愚按參天兩地易本言筮蓍起數之事言參天之三奇而立三之數兩地之二耦而立兩之數其餘如九六七八之數皆倚此而起張子則謂地所以立兩之數者蓋以地有質故因剛柔男女之有質者以見地而以其質之對待成兩者效地之法也

天所以立三之數者蓋以天無形故因太極陰陽之為氣者以見天而以其氣之一物兩體者象天之性也本義就天地方圓圍徑取義意甚直捷張子又借剛柔男女太極兩儀以見天地不免添出一層而分配處亦未確又分一與效象皆有力字當以聖人之立數者言玩此節及有德篇象生法必效似皆以效字作做字學字之義不訓為呈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於一此天

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思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補訓此承上參天兩地而申言其義一與兩皆氣而理宰其中非一為理兩為氣○一物兩體氣也謂陰陽之氣本是一物而分陰陽之兩體也一合兩故神

妙不測兩運一故變化無窮合一與兩謂之參○此節甚分明而上文以太極與兩儀為參似與此氣字不合蓋張子之意以太極即兼理氣與周子稍不同耳

愚按一神兩化以首篇之義推之俱在太虛第二層内蓋兩而化者固二氣之運一而神亦止就發用處言也太極兩儀之云濂關所論有不可强同者大抵一神兩化之義非不精微然如周子所言

則此義固存乎其中矣○一物兩體竊嘗譬之人之兩手惟是一氣運動故動止相應不言而喻若各為一物則頑而不靈矣然雖是一物却分兩體若非有兩則運動者亦安能相應不窮乎太極兩儀太極只在兩儀上見補注陽動則一在動之中陰靜則一在靜之中似太極另為一物者其說已入太極圖說甲裏非張子本意蓋自注兩在即兩體之意補注太泥在字耳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

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遟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徵引左傳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書舜典以齊七政蔡傳日月五星七者運行於天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淮南子東方木其神為歲星南方火其神為熒惑中央土其神為鎮星西方金其神為太白北方水其神為辰星○晉書天文志金星水星

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宫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宫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宫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宫二十八歲一周天

張子語錄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葢天

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嬴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又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强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竒為二十九日半强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厯家以進數難算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厯家若順算則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厯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

同不隨天而定也横渠步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

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

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

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

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補訓此節推論天地日月星辰運轉之理也首言天

地常體次言恒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逆天右旋次

言日月五星右行有緩速不齊末帶釋辰字○朱子

詩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謂之長庚髙註金太白即啟明水辰星即長庚其說誤也五行以土為根本土性遲故行緩火內陰外陽故火星亦陰為質而陽萃於陰之外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於日日一歲周天火二歲周天也日月每月一會其交會之次謂之辰十二辰正月亥二月戌逆十二宮為一周亥為娵訾戌為降婁酉為大梁申為實沈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

尾辰爲壽星卯爲大火寅爲析木丑爲星紀子爲玄枵一歲而周故有歲之象

補注恒星二十八宿經星也日月五星緯星也地在氣中以下釋言日月五星所以逆行之意月陰精以下又詳言七政所以性殊之實金水二星金大水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而行陽感乎陰也

李注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自古言天者

皆謂天動而地靜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轉張子則謂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日月五星雖見為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既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無獨自右行之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為移徙而右又各以七政性情分緩速焉月陰精右行最速實乃其左行最緩日雖陽精然本陰故右行雖緩左行雖速亦不能如恒星之純繫乎天也金水進退不離日乃陰精感召

於陽之理其象甚顯其理則微矣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左旋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不能與純陽純陰之氣並運而同流也言不純繫乎地即其不純繫乎天因日陽精而上地類故異其文耳火為日類而微正猶金水之為日類而微也故月受日光而金水附陽金水法月也火之行倍於日火法日也

星

木星歷一辰則木一盛衰周天而符歲數故木曰歲

愚按此節大槩皆用渾天說惟地在氣中二語似叅用先儒四遊之說蓋張子實見地有左旋之理如下節所云者但地之左旋亦畧有運動非同於天運之旋轉故天上所繫之辰象隨天稍遲人於地上望之則反見為右行耳蓋地雖有運動而未足以掩辰象右行之迹也或有謂順天左旋只是氣動非形動者多作周旋反覺蛇足又李注分并包乎地以上為古說地在氣中以下為斷以己意

竊謂通節皆融會舊說而裁以己意亦裁分不得

今古也外自非動則機之謂旣機有必動物之轉圜凡

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

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

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而南

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大全因一作回

李注此節即申明地氣順天左旋之意而益知七政

之為左旋也

補訓夫謂地在氣中順天左旋者可類推也大凡圜轉之物其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必由内非自外為之也即凡物可知天地矣古今人皆謂天左旋此直是影響至粗之論耳不知考究日月出没恒星昏曉之變故但知天左旋而不知所以左旋也愚謂在天而自為運行者惟日月五星而已若恒星則不然在恒星所以分昏曉而為晝夜者直以地在氣中乘

機而左旋故使恒星河漢因之而轉北為南及日月之因天隱見其出没亦有永短不同皆地氣乘機為之耳若太虚本無體舍卻日月恒星則無以驗其還動於外也但曰天左旋豈非得其粗不得其精者乎

○直猶但也七曜即七政以其有光曜謂之七曜晝夜即昏曉隱見即出没意上不及河漢以恒星因北為南帶出因南作回南為是集釋謂地左旋之說有疵固是然以黄氏瑞節所論潮汐証之地春東夏南

秋西冬北浮水而動合觀四時是左旋之意非真如磨之圜轉也蓋東西南北方向不易而春夏秋冬乘氣機而自動恒星日月又因地還而改觀理固有之也

發明圜轉之物如輪磑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磑之臍也恒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即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因北為南者恒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華注天左旋為粗論非謂天是右旋直謂太虛無體無以驗其動耳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乃其旋者其所以旋乃緣地氣乘機左旋而恒星河漢隨之也在天而運者惟七曜以日月五星係自為運轉之物非恒星之比而於七曜中又抽出日月與恒星並言者想因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恒星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即以光掩不可見故前後俱合言之

愚按上節地在氣中二語尚是帶說此則專主以

立言首四句虛提不考日月四句因太虛無體故以日月恒星明之下言恒星言河漢即是言天而因以見左旋之機未嘗不因乎地也不知地為天之機而但謂天左旋豈非至粗之論乎太虛無體正張子註明所以言恒星之故太虛即謂天無深意○太虛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蓋天所以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東方蒼龍七宿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

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七宿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體因此以見不然蒼蒼者何以見其行度乎日月亦以天度為行度者也故並言之然意不重在日月恒星只是即日月恒星以明天而其意總重在即地之左旋見天之所以左旋應轉首四句意張子此說殆亦如邵子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

附乎天之意歟○集釋謂地動則不能載物理固然矣然竊意天地相涵止是一氣天體圓故動然動者未嘗不與静者相通地體方故静然静者未嘗不隨動者而運但天之運行則有度數次舍可推而地之大體乘氣而行但微有運動非天行遲速專因地而見亦非地竟塊然於中成一毫無運動之物也補訓引黄氏之說頗為得之但未必如先儒四遊三萬里之誕耳○節首機字即凡物之

樞機以見地為天之機是指實語地氣乘機機字

謂地乘氣機而左旋各是一義須分別看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補注即上隨之少遲則反移從而右之意

集釋愚按朱子前章之意謂日行天上頗速五星與

月行頗遲月如蟻行磨上頗慢於磨日如蟻與磨子

同行磨間磨子又疾於蟻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

然耳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補訓此見天之獨尊也○有地在下斯有天在上譬如婦與夫對其實婦統於夫以家言之婦亦家人之一耳

李注形神之相配如身心之對待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

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黄氏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証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

遊在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覩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地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然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葢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

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没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稍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

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補訓此論地之升降而並及潮汐也因地之升降帶言日之脩短地雖凝聚至寒暑之候正言地之升降而寒暑帶脩短意下又言晝夜之盈虛升降而及潮汐○夫地者乘氣機而為升降者也因地之有升降而日乃有長短晷刻之不齊以為寒暑之分所以然者何也地以陰質雖為凝聚不散之物然陰陽二氣

升降於地之中循環相隨而不已也當其陽氣日上則地日降而下者以陽氣虛於下故地沉而降也當其陽氣日降則地日進而上者以陽氣盈於下故地浮而升也陽自子月而生日漸長而為暑陽自午月而降日漸短而為寒此一歳寒暑之氣候如是也至於一晝夜之間亦有盈虛升降旦而陽生則地以虛而降潮於是生夕而陽降則地以盈而升汐於是至則以海水之潮汐驗之而可信也然其間潮有大小

之差者則又繫日月朔望月之精與水相感月疾則潮大月遲則潮小而潮汐實則繫於地之升降也○地有升降故日有脩短重上句脩短照下寒暑着地本陰陰之氣在地中而天之陽氣實升降其間故云二氣相從不已晝夜微升降寒暑大升降潮汐應月因朔望帶言日月與水皆陰類故其精相感○按地有動有陷則非死物其升降亦或有之但不得有五千里之懸殊耳舟大而穩乘者不覺其動況茫茫大

地其升降誰能知之哉若論寒暑修短則天行可據

地運無憑姑存其理可耳

集釋朔則月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生望則月

與日對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春秋陰陽

之和潮亦大月行弦上而潤近故似遲月行中天而

狹高故似疾非月實有遲疾也月有遲疾則一日行

十三度者不足憑以算歷矣

愚按此節全用四遊舊說惟朔望小大三句參用

潮汐應月之義蓋天行地運理甚冥渺非可執一以盡其故張子自是於渾天術外兼存舊説未可多議也海濤朝曰潮夕曰汐汐亦潮也一日一潮一汐黄氏海縮為汐潮汐皆再等語未是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歷家説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黄赤道説天正如一員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

黄道一半在赤道之内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黄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着望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虚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着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虚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虚所射

故食○黄氏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
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
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
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
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
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
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歷家
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

唐一行議云日行黄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虚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黒道二與黄道而九月不行黄道止行八道但此八道斜出入於黄道之内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

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

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補訓此推日月交食之理

補注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横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竒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竒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

朔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對望之時縱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發明日質本陰故其精闇虛月質本陽故其鬼能受日光朔而日月相會則日被月掩故日食是鬼反交乎日也望而日月相對月為闇虛所射故月食是精反交乎月也

愚按反交補訓作反覆相交竊謂反者自下而上之詞如杜詩反照入江之反日食則月在下上掩日光月食則日在下上奪月光又日外陽而內陰月外陰而內陽質言其內也精日之內陰即質也魄則月之外陰也書康誥哉生明武成旁死魄皆以月本黒之體為魄非言其內之質也日以其外陽之光交於月內陽之質故內外相映而光生若以其內陰之精對其本黒之體則月無光而食矣

月質本陽故受日之光若以其本黑之陰體上掩乎日則日食矣集觧以月之魄為陽補訓以月質為魄皆誤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歷家舊説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

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
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
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
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
日沈括之言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
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
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
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員也近

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

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員○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色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歷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

分天之一○黄氏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歴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是也近一遠三云者歴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補訓此節論月之盈虧全繫於日也如鈎之曲如璧之半皆虧缺時也惟望則正員而盈○按日食為月掩則月近日遠可據但未必大相隔絶耳

補注童氏發微曰終謂晦朔以前初謂晦朔以後終

如鈎晨見東方初如鈎昏見西方上弦則昏見中央下弦則晨見中央至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晦朔則日月同會而月光滅矣

愚按補訓以日為月掩為遠今歷家謂日徑七百五十里月徑六百里日道依天月下於日一萬一千五百里是以月徑六百里之廣猶日徑七百里之大每遇同道同度則月掩日光而無餘分其説與補訓相合雖日月圓徑及相去里數難以意測

然其理大抵如此又據今說月在日之下則沈存

中所謂或從上過或從下過者亦微異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

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李注復申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

集解月所位陽也日之光亦陽也陽與陽合故受日

之精陰也陰陽相反故不受受日之光故光應之則

明不受日之精故正與相對而精射之則食蓋光者

用精者體用可兼乎外而體則貞一而不可以二也

高注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望日也

補訓日食易明故專言月質陽故受日光若本非陽質以黑窣之物日雖曜之不能明也

愚按上不受以月言陰陽相反故不受也下不可二以日言體一而已故不可旁及也亦上下互發之文發明補訓謂日精強加之而月不能敵故食

竊意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正對闇虛則日不

能為月之光故月食耳恐日無强加之理亦非月本有光而日奪之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補訓此節推論陰受陽施之理上只言日月下並言星又推金水火皆是陪說日光兼及星月金水火但能照金水不及星月〇日月雖以形相並而為物考究其道則日健而月順日施而月受有不同者焉豈

獨日月為然凡星與月金與水受光於火日皆陰主受而陽主施也○物與道對以形則各為一物以道則一施一受不同也星月為陰日為陽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金體凝固為陰尤易明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葢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為離月為坎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虧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其春秋聚散者相為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為求合絪縕交密充動者相為揉錯非相生合以兼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已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

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而合於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曰性命之理神妙之道而然哉

補訓此推論陰陽之精氣而歸於性命之理精屬體氣屬用分言之為精為氣合言之精亦氣之為也但以其結為形質者言耳故性命之理承氣說下而精可見

補注陰陽有以質言者有以氣言者以質言則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若日月之形是也以氣言則循環迭至若四時晝夜之類聚散相盪升降相求若風雲雨雷之類絪縕相揉若溫涼寒暑之類是也

集解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蔽陰之精而無陽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蔽而不洩陰得主而不散故各得所安相兼者相資也相制者相克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生者倡其成成者成其生不相兼乎陰長陽消陽長陰消反復

循環不相制乎

愚按日以陰精而藏於陽之宅者也月以陽精而藏於陰之宅者也與地純陰節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不同此所謂精即前所謂質也循環句流行意多聚散二句對待意多聚散橫說升降竪說絪緼又以交密處言相兼相制總承上四句一之不能謂或生或克不能齊之使一也程子專言升降亦舉一以該其餘耳性命之理謂其為天道之自然

也尚未及賦予人物之性命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徵引易恒卦彖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莊子逍遥遊

篇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補訓上文從日月說到性命之理此又借易辭而發

揮之

高注自然之理往來屈伸莫或使之而然者也

愚按正蒙中文相屬者多數節同義脉絡貫通其

引經語非但註釋之體此節大意當云釋易恒卦

彖辭以明日月之行亦自然之理也後倣此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蓋有不知而作者耳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

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

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

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氏瑞節曰歷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内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

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過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

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

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補訓此因上文言日月而推及於閏法並帶言交食法以閏法為主○閏餘者有餘日方置閏月也置閏而朔望定然後日食於朔月食於望可據而推其法

相因

補注周天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則與日對二十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日半有奇為閏與日對時則月為之食與日會時則日為之食此交食法即與閏同術也

愚按補注謂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極是

考尚書解新安陳氏云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

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月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此與補注說同蓋朔者月與日會之名氣者二十四氣也朔虛之數不能盡氣盈之數故二者參合而置閏也補訓謂

二十四氣僅三百六十日不能盡天行之度而朔

又不能盡氣之三百六十日皆未是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補訓此又言陰陽之德德者陰陽之所以為陰陽也

當兼理氣言○即陰陽而分覷之陽之德主於遂凡

發生者皆陽之為也陰之德主於閉凡收藏者皆陰

之為也

補注沈毅齋曰自動靜而言之則主乎陰所謂乾不

專靜則不直遂坤不翕合則不發散是也自小大而言之則陽常兼陰陰不兼陽又豈可以並言哉論其分則陽一而陰二陽尊而陰卑也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分也論其氣則陽始而陰成陽唱而陰和也在人則子弟臣妾之類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

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徵引周禮宗伯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詩邶風終風篇終風且霾又曰終風且曀集傳霾雨土蒙霧也陰而風曰曀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

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内不得出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内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華注此明風雨雲雷之屬總不外乎陰陽之相感

補訓陰主閉其性凝聚陽主遂其性發散然陰之凝聚陽必為之發散其勢均歸於發散蓋陰陽相為用也陽方升而為陰所累陰壓陽則相挾持為雨而降雨者陽之為也陰方升而為陽所得陽助陰則飄揚為雲而升雲者陰之為也故凡雲物分布於太虛之中者陰氣為風所驅斂聚而未散則為雲也即此可知雨雲所由然矣凡陰氣凝聚束陽在内而不得出則陽奮發有聲而為雷霆陽在陰外不得入則周廻

旋繞不舍而為風其凝聚有遠有近有虛有實故雷風有小有大有暴有緩即此可知風雷所由然矣陰聚而陽散同一散也有和不和之分和而散則為霜為雪為雨為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為曀霾即此可知霜雪雨露戾氣曀霾所由然矣大抵陰雖凝聚而常散緩以受交於陽則風雨得調而寒暑得正矣陰聚陽散其相資為用有如此〇均散句截上是冐語次言雨雲次言風雷次言霜雪雨露戾氣曀霾總承

陰陽聚散來雲物物色也班分也疾雷爲霆陰常散緩對凝聚言凝聚其性然也凝聚之中能因陽以爲散緩則受交於陽矣非謂其不凝聚而散緩也

集釋氣之聚遠而實故風雷大且暴近而虛故風雷小且緩

愚按此太虛與前節太虛無體同義皆以蒼蒼之天言即首篇第二層内之屬於天地者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補訓此推陰陽交互之理而以天象風霆明之

集釋天象日月星辰是也

集解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故為陽中陰風交於物霆起於地本陰之類然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中陽

補注天象陽中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霆陰中陽所以聚散無常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

德之盛者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李注雷霆者鬱積之久而發者也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非精義利用體神化於身者孰能知之

補訓雷霆必積久而後動如十一月一陽生至四陽二月之時乃發聲豈非漸乎即偶然雷霆亦必氣積而後動無遽動之理神化俱承漸不承速徐氏發明分速為神漸為化未確以其兩反在前一反在後也

德之盛以人言

愚按此節大意即雷霆以明神化之理也○兩而化即一而神者為之神與化不可分先後補訓駁發明是矣但徐氏又謂一而神兩而化為所從來而補訓亦謂神化承漸不承速竊玩張子之意蓋雷之震動即神化之一端所從來即所由來之變文也即雷之所從來以漸知天地之化皆以漸而成即此是窮神知化之盛德非以漸為神化而所

從來又推本一層也神化中有速字意所從來即

漸字意亦非承漸不承速也惟李注得之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

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徵引易上傳之六章夫乾其静也専其動也直夫坤

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晉書紀瞻傳陽動而外以含

容為質隂静而内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

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隂伏

朱子曰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准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内故無窮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集解直者照臨無礙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媸美惡未嘗有隱而必由於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不倡也施者所應無窮隨在光皆至焉

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所以倡也

集釋水之明鏡之光隨材各得也

愚按集釋諸家皆以金水火日相施受言即前金水受光於火日之意集解則以金水火日之施受於物言即此見天地形神之道以諸家則施即施光於金水受即受光於火日材即金水之材也以

集解則施乃普照萬物受乃受他物之形材亦他物姸媸之材也二說皆通玩金水亦言光不言質

則集解似勝○友人趙子彤元云諸家謂施光於
金水然既曰無窮則施及者不惟金水矣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
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
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
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

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徵引書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蔡傳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易說卦之五章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張子語錄中宫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土夾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兑之間離兑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横渠說得理

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

補注水濡之水當作土

補訓更即五行而推論之木曰曲直木既能曲反伸而直也金曰從革金一從改革而不能自反其本質也此木金之純乎質者然也水火雖有質而以氣為用故火炎上水潤下下與陰同降上與陽同升土不得而制其氣焉此水火之主乎氣者然也然而木金

與水火有相資也木金者土之華實木為華而金為實其性有水火相雜於其間故木之為物雖生於土然以水浸之則生以火然之而火附木不相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相交而成者也金之為物亦生於土然因土性之燥而得火之精因土性之濡而得水之精故水火相待有成而不相害以火爍之反流為水而不耗折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相合而成也此木金之質生於土而必資水火之氣有然也若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乃地之質也五行生成變化之終也水火之氣所以升降不外於土萬物皆兼體而無一之或遺者也○此詳言五行先提木金以質言次及水火以氣言次言木金為土之華實而帶言水火次言土而以水火升降應前物兼體亦包金木在内○書蔡傳曲而又直從而又革皆分兩義與此不同木不能無曲而究竟長大故為曲而反伸金融而從革不能自反具本質火氣炎上陽之升

也水氣潤下陰之降也蔡傳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此則謂潤於下炎於上也木金生於土中故為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謂木金兼有水火之性此並言木金下分木金言之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故為物之成始成終土之浮華土之精實即應上金木者土之華實浮華謂木精實謂金

愚按此節大意釋書洪範之文以明五行之理也

○木金者以下舊解多雜竊意木金者土之華實

其性有水火之雜二語為下二段之綱蓋水火之氣與陰陽升降交際於地之中無處而不在者也木生地上則為土之華而得水火之氣於土中此木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水生木木生火之理本如是也金生地中則為土之實而得水火之氣於土中此金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火與金相資而不相害以火爍之反流為水而不耗火克金金生水之理本如是也得水火之

精於土之燥濡與得土之實於水火之際同是一意流而不耗正相資而不相害處亦非兩層蓋土有燥有濡濡者即水之性燥者即火之性而金皆具之也火克金若難言相待然相克乃以成之金以成器為貴木以應用為才正見其相待也木得浮華於水火之交金得水火之精於土之燥濡皆以木金木然所具之性言至水漬火然流而不耗又是木金成質後與水火相資為用處惟其性如

是故其用如是補訓以火爍金為得火之精金爍為水為得水之精混作一層未確李注以得金則水火相需而成烹飪為不相害亦落後一層土為化之終者蓋陰陽五行皆天地化生人物之具至天五生土則天地之化已全而人物由是以生也

○語錄一段前蓋駁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之說而謂其均施錯見無時不有後引易卦又明土所以屬季夏之故也其理可參故附錄之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受光者其氣陽也

補注冰字恐當作水

高注或謂人為水之誤

集解水生於天一其體質本陽也至冬則凝而成氷陰之凝聚而中之微陽不勝陰也火則陽麗於陰之外故有光而中之陰猶伏藏而未盡也故中暗火氣曰蒸薰也散猶施也指其光之燭物氣之蒸人而言

言火之烈然炎熱人之觸之而薰蒸者有影而已非有形也能散而已不能受也

補訓高注謂陰未盡故火猶然盡則滅殊難解豈以陰為火所然之物乎張子是論水火非欲陽勝陰盡

愚按此節可疑者頗多補注疑氷當作水高注疑人為水之誤諸家以不能受為句李注以不能受光者為句以今考之前後多言水火陰凝陽麗又與外光內光陷陰附陰前後言水火之言相符氷

之當為水似可據也上言水火而下專言火於文理固為偏承人之蒸解為火之蒸人於文義亦為强解人之當為水亦似可從也能散而不能受為句光者其氣陽也為句句法頗未穩以前節受光於火日句例之受光字連讀又非無謂也嘗以此三說之解解之水之為體陰之所凝結也陰以陽為質其外晴而内明殆陽之伏於中而未勝也火之為物陽之麗於陰也陽以陰為質其外明而内

暗殆陰之伏於中而未盡也此陰陽互藏之理然也金水能受日月之光以照物若火之有炎水之有蒸則但有影而無形能散而為氣而不能受日月之光以鑑物者其氣已屬於陽故也如此則陽未勝陰未盡亦指其内明與内暗而言非欲其勝與盡也水之内明即陽火之内暗即陰亦非以所然之物為陰也然水有涸時即是陽勝火有滅時即是陰盡方言水火故言未勝未盡耳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陽陷於陰所謂陰凝而陽未勝也陽附於陰所謂陽麗而陰未盡也

補訓入其中為陷見於外為附

李注說者皆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間為坎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為離非也凡能出入上下動静發斂者皆陽也顧非陰則陽之出入上下動静發斂不可得而見耳是故震陽動也坎陽陷也艮亦陽止也巽陽入

也離陽麗也兌亦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陽者葢以陽為主而遇陰則為陽卦以陰為主而遇陽則為陰卦也陽在下而遇陰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陽在上而遇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中則陽必附之以為明矣陰在外則陽必敷之以為說矣今謂巽陰入於二陽之下離陰麗於二陽之中是以入與麗屬陰故曰其說非也張子前文云陰在內陽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

風蓋不含者所以入之也此條又以火為陽附於陰比之觀物言八卦處理獨精矣

張注此觀坎離二卦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居内者微而隂在外者盛是陽陷隂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隂居内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麗隂外也故周子太極圖以水隂盛居右火陽盛居左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三 四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正蒙初義卷三

邳州知州王植撰

天道篇第三

補訓此以天道名篇而其中以天道聖人並言見聖人與天道同亦惟聖人能言天道也前四節以聖人與天道相形天不言四節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天之知物節又言天道蓋天命亦天道之一端

也化而裁之四節又言聖人形而上者四節言惟聖人能言天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節大意明天道聖人之合然血脉貫通而文不相蒙玩各節之意惟天不言而信二節不見而章二節化而裁之二節谷之神也二節皆意義相承餘俱節各一義舊説逐節聯貫忽言此又迤邐承接言及别事轉轉無窮恐先儒不應有此拖沓無頭緒之文也○補訓謂天不言四

節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竊謂天不言三
節言天道鼓萬物節亦天聖並言不見而章三節
則以天道明聖人也○內天體物不遺一節朱子
入近思錄道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
何言哉
徵引禮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補注合禮記論語之意而言

補訓禮云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之四時自行飛潛動植之百物自生無非至教之所寓也以聖人言之聖人之動皆中禮無非至德之所形也夫何待於言哉善學者不必以言求之也

天道聖人並言夫何言哉雙承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徵引詩大雅板篇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集傳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為物之

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行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

集釋熊氏曰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是仁體事無不在也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是天體物而不遺也

愚按此節大意見天仁之無不體也首二句提起

下中明之○上節言時行物生皆天道此言人之出往游衍皆天理上節言聖人動皆至德此言禮之大小皆本於仁二節本不相謀諸家多牽合上節而本文之意反有不暢竊謂此明天仁之無不體是正意天即天道仁非聖人不能只可作餘意餘意者特說書之一義而未可牽合以亂正也後倣此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上傳之十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集釋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也

補注童氏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之神得為而為聖人之神

張注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為而為順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

於彼神之道歟

大全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徵引易觀卦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集解天不言天之神道也神道設教聖亦不言也誠於此動於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無為而無不為發微不可見而充周不可窮故曰神之道

高注聖人穆穆在位而天下自然化之於此有神焉

故曰神道設教云爾

補訓天不言而四時行句中便含神字聖人亦是神

道設教故以神之道總收神只是微妙意所以神處

只在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明天與聖皆以誠而神也重在神

神道設教即過化存神之意與易彖本意不同○

語意云天之生物也運以時然不言而四時自行

聖人之治天下也施以教然神道設教而天下自服所以然者由其誠於此自動於彼而天與聖俱無所容心也其斯為神妙之道歟○韓本一段與此節不相貫按易辭上傳之九章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以河圖奇耦之數言此釋其義與本旨不同謂易言成變化行鬼神所以成行者陰陽之氣為之也與神化篇首節意相似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徵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專以天言神謂天之神妙也信是天自信非人信天○以天之神妙者言之天不待言而自極其信其神不待怒而自然有威蓋天本誠故無偽妄而信其神本無私故無可轉移而威也

高注四時運而不易天之信也禍福響應而無常神之威也

愚按上二句舉成語下以誠與無私明之亦不必

與上節牽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李注申上節意

集解天與神一而已矣以天之無聲無臭兩在而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而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非二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

補訓易道字汎言道理此合上下文觀之當以天道言

集解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而別有一理運於無也

李注運於無形者太虛之性太和之道形而下者散殊而可象神化之糟粕也

愚按此節大意本易之言形上者以明天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華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無心也聖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無心也正以明聖與天合德非庸人有心者可及高注以能字易可字恐非張子之意若是便是聖人有不及天地處要之天無心聖人有心而無為天人之分固如此其實有心無為即與上天

無心合德不得云聖不及天觀下三節可見

愚按此節訓釋頗雜竊謂鼓萬物句與聖不可知皆舉成語而下以無心之妙合斷之蓋以聖不可知為不知天與即以聖不可知為言天既屬牽强又篇中大意皆言聖與天合德不應於此獨言聖人有心不能及天也○語意云易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道然也孟子言神則曰聖不可知也是皆自然而然無所容心之妙非有心所及

也然則天與聖有不合一者乎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
為物不貳也
高注此即中庸語而言聖人之事
補訓此與中庸本文全異錯綜其說出張子獨見以
成己言明即章也誠所以不待見也以成物言化即
變也神所以不待動也為物不二總歸一誠一誠無
不成不待有為也

愚按已宜讀如字為物不二即指聖人之心言方

與上誠明神化意合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補注此申明上章之意

補訓此又以誠明一句貫三項以見誠明之為要也

誠明可該神化不二二句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

補注本易大傳之意而言蓋富有即廣大不禦之盛

日新即悠久無疆之道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愚按廣大不禦悠久無疆者天道然也聖人之德

業亦若是而已矣此與上二節皆以言天道者明

聖人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

心而已焉

徵引書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蔡傳威畏二字古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又曰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悦則天必悦之

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為人心至公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理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集釋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

愚按上四句虛下四句正明其意惟其視聽明威

以民故不以耳目心思為知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本義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知化之事存字就心上言之蓋

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存晝夜之變於心則百刻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意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於心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

高注吾心之神即天地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於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見聖人之合天也解易

二語語氣各異謂化而裁之以其能存乎變也推而行之自然能存乎通也以推行與存變對存通與化裁對存變推行雖未明言聖人然非聖人不能○語意云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何謂也以四時晝夜言之天道周歲有四時晝夜有百刻人能與時消息而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在天周歲之化可自我而裁成之矣人能至誠無息而存晝夜之變於心則在天百刻之化可自我而裁成之矣易

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亦以四時晝夜言之凡人存之心者必見之於行人能與時合序推四時之運而行之則在天周歲之通能存之於我矣人能日進無疆推晝夜之運而行之則在天百刻之通能存之於我矣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合德也。聖心存四時晝夜之變則天道周歲百刻之化不能外也猶中庸知天地之化育意此重存變存字有力聖德合乎四時晝夜之運則天道周歲

百刻之通皆存於其心矣猶中庸上律天時意此重推行存字無力髙注槩言存之尚未明獨以四時晝夜立言者亦從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及變通莫大乎四時數語取義然此節化為化育之化非變化之化裁為裁成之裁非裁截之裁舊說多非張子之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黙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黙成而信矣存文

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徵引易辭見上節○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事存字亦就心上言之蓋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於心此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學者常存德性於心則自然默成而信此解易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意

補訓易神明即神明乎變通默成即默成其神明之

妙是遮說總以用易言張子作兩邊說一云存文王云天載從其深者言之也一云存衆人云物性從其淺者言之也然天載與物性非二存衆人亦可以存文王存文王有二說集觧云存文王之心補注云存文王於心於字較勝易言德行張子言德性德原於性也存字皆作有力字看物性即德性物物各有故曰物性兩神字應神而明之之神

高注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則知

天載之神德性者衆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物性之神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勉學者之希聖也○語意云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謂也蓋上天之載最為神妙而人則有合於天載者學者不能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人於心以求其純亦不已又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蓋德行必有以存之而後成也若學者能常存德性而

不失則自然默而成之信有於己矣蓋文王即與天合德之人也能存文王於心則于天載之神無聲無臭者自無不知德行乃萬物各正之性也能存衆人之恒性則于物性之神有物有則者自無不知學者當勉盡希聖之功可也○後三十篇云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寘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與此相發明其必以天載立說者竊謂張子之意神

明字是折開讀以天載實神之義而以知為明之
解神不可知而欲明之但當求之與天合德之人
必言文王者文王之詩有上天之載二語正能合
天者也天載之神物性之神即神而明之之神知
即明也如此則與易旨及常解大異而與張子語
意確合舊說皆未及此故於言天載言文王之故
終未了了神明默成補訓謂張子作兩邊說然其
後四語皆歸於神則仍有遍說意在物性以在己

者言即德性之變文成謂成己之德發明華注皆

欲兼成己成物殊不必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

能周萬物而知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蘇子由註云谷至虛而

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者也○易上傳之四章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補訓此贊聖人之神能周知萬物而以谷神形起○

夫谷之神能應聲而其神有限不能盡通天下之聲

聖人之神與天同故能周乎萬物而知之無遺也

愚按張子引用谷神者四惟此以谷神與天分肴

神化篇谷神不死即以谷神明神也至當篇谷神

象聲而應則謂谷神自然之妙也乾稱篇老氏況

諸谷又以谷神明天之神也皆與此異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李注申上節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無隱

集釋遇父子之感則仁顯君臣之感則義著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

集觧形而上之理如天地鬼神之與性命道徳之徵象猶言情狀性之類非謂理有象也

高注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收藏之象芴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可名者哉

愚按此節大意見語道者貴得名得象而得名尤要名名之猶言也首以得意引起中疊二語見得名之要末言不能象仍是不得名耳觀後篇言得辭斯得象矣可悟此節意旨歸宿所在○語意云道形而上者也語道者果能真知道之意即能得

其所以名果能得其名即能得其可見之象若不得其所以名非能得其象者也語道而至於不能象則雖有所名言亦妄而不足信只如無有而已矣道何由以顯乎甚矣語道之非易也○中庸即鳶飛魚躍以明費隱易即陰陽以見道孟子即情以狀性所謂名與象者可見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耳

李注欲識自然之為體者莫如求之吾性分之間故

卲子曰性者道之形體

愚按此節大意見知道之難也言道非有真知所言皆彷彿影響閒耳自然者無為之意體猶言形體也如二氏言道崇無黜有雖知道之自然卒歸於空寂而無實非知道體者也嘗見瞽者辨色言日紅似火火似花玉白似雪雪似鹽人不能窮其辨及細究其形質則茫然不能得也言道者亦然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補注此本中庸之意而言

李注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本義貞正也觀官換反示也

補訓易言日月之貞明天地之貞觀此深一層說明以所見言觀示意當以立論爲言有洞見聖人之正

明也有確論聖人之正觀也不遷謂天地之觀有遷
移而聖人之正觀不因之遷移集解以天地變異言
恐與日月之明不類
張注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
正觀不外乎理之至正者也理苟至正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縱欲眩之遷之不可得而況於人乎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以言聖人見其有得於天地
日月而能與之並也就言道上見

正蒙初義卷三